

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I247.8
30

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第 四 集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济南

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第四集)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

统一书号：10099·86 定价：0.28元

目 录

五虎村	1
夜袭警察所	12
民兵英雄纪彦	16
夺钢材夜袭芝罘	22
入敌巢巧计取药	25
威震敌胆的便衣班	29
三截敌粮船	36
青冶行	41
智擒飞贼	49
侦察员吕发水	53
高大娘荣立特等功	58
英雄女民兵	64
截杀阪田	69
借风浪智擒伪军	71
活捉敌师长	74
腰站伏击战	78
海阳民兵歼匪记	81
关庄伏击战	88
阚庄民兵自卫队	91
战斗在敌堡周围	98
一场星夜战斗	102

“土炮大王”徐德继·····	104
截获敌船·····	107
月夜除奸·····	109
诱歼日寇·····	113
艾山脚下战旗红·····	117
全歼逃敌·····	122
智取子弹·····	125
革命妈妈姜连生·····	130
火烧隔津桥·····	135
雪野巧阻击·····	138

五 虎 村

海阳县的纪家店、亭儿崖、苕帚乔、槐树底、摆驾岭这五个自然村，就是抗战时期闻名全省的“五虎村”。

这五村，座落在一条东西里把宽、南北五里长的山沟里。沟两侧丘岭起伏，群山连绵。北岭象一道天然的屏障，紧紧地堵在沟北口，形成一个三面环山的簸箕状地形。海（阳）莱（阳）公路由北向南穿岭而来，绕庄串疃，又沿沟而去。

一九四〇年，日寇的铁蹄踏进海阳，在五村以南三十里的行村安上了中心据点。国民党投降派、大汉奸赵保原，纠集土匪恶霸，盘踞在五村西北二十五里的万第，认贼作父，与日寇狼狈为奸，“蚕食”我解放区，“围剿”我抗日军民。这五村象一把老虎钳似的卡住了海莱公路的咽喉，截断了日伪顽的联系。敌人为了占据这险要地形，打通海莱公路，把这五村作为争夺的要地之一。五村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民兵，利用有利地形，和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五村的民兵，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用地雷战、麻雀战、联防战等巧妙的战法，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仅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他们就作战百余次，杀伤敌人数百名，涌现出“胶东民兵英雄”六名、“胶东民兵模范”七名，县民兵模范十六名，其中女民兵英雄、模范七名。“胶东民兵英雄”纪彦、纪中胜、纪常胜，“胶东民兵模范”辛寿方、纪

云刚，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被人们誉为英勇善战的“五虎将”。

“五虎村”人民的英勇斗争，表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下面记述的是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几个斗争故事。

团 结 战 斗

一九四一年秋，五村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组织——自卫团、“青抗先”。民兵们拿起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揭开了武装抗日的序幕。

可是那时，五个村的民兵还没捏成一个拳头，一有情况，常常是各村单独行动，各打各的，有时虽也聚在一个山头上，可是缺乏统一指挥。因此，常常影响作战效果，弄不好，还要吃敌人的亏，被敌人抓走了人，抢去了牲口。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五虎村民兵从战斗的实践中认识到，必须把力量拧在一起，对付敌人。他们并“五指”，攥拳头，建立起五村联防。

一九四二年秋末的一天，联防队民兵正在坚壁粮食，忽见“讯号树”向南倒下，民兵们立即收锨拿枪，进入指定的阵地。联防队的百十名民兵埋伏在崮山一带五、六个山头上，八门土炮怒视着敌人的来路。

三百多名匪兵象一条毒蛇一样，弯弯曲曲地向五虎村蠕

动。骄横的敌人毫无提防，大大咧咧地走到崮山脚下，钻进了民兵的伏击圈。

“打！”联防指挥纪中礼一声令下，“轰！轰！轰！”土炮一齐吼叫起来。只见一条条火舌，从各个山头喷向敌群，硝烟夹杂着生铁块子，象一把把巨大的铁扫帚横扫过去。与此同时，铁桶里鞭炮齐鸣，民兵们齐声呐喊，整个崮山沸腾起来了，真是地动山摇。敌人顿时大乱，只顾抱头鼠窜。十八岁的小个子民兵纪常胜，带着他的土炮班，越打越来劲。他的土炮象长着眼睛似的，紧紧咬住逃跑的敌人不放，八个匪兵被他的土炮“报销”了。

敌人逃出三里远，才惊魂稍定。当他们看清了打炮的都是些老百姓时，便纠集残兵败将，气急败坏地反扑过来。民兵们等敌人走近了，就运用麻雀战术，东山上打一阵枪，西山上放几声炮；敌人向南山涌来，北山的民兵们便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开火，逼得敌人东窜西跳，进退不得。民兵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敌人周旋，直到日头落山，敌人才拖着死尸灰溜溜地窜回据点。

这时，满天烧起火红的晚霞，庆贺五虎联防首战告捷。

针锋相对

五虎村人民把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保粮抗捐，广泛开展了“反资敌”运动，整得敌人一筹莫展，日子很不好过。

一九四二年整个秋季，汉奸赵保原的抢粮队没有从五虎村捞到一点油水，可把他们气昏了。初冬的一天傍晚，他们

派出特务偷偷地在槐树底村头压了一张纸条。

巡逻的民兵把纸条送给了“青抗先”队长纪中胜，他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前五村槐树底负责人：

限你们三天之内，纳粮三千斤，筹款五万块。

违者严加惩办，抗者派兵镇压。那时，你村将大祸临身，鸡犬难留……”

“呸，好臭的口气！”纪中胜怒骂着，便到联防指挥部去研究对策。

联防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作了战斗部署。五个村子分头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战前动员。大家听说赵保原又要来行凶作恶，人人都怒不可遏，纷纷议论道：“要粮要款，没有！愿吃‘花生米’、‘瞪眼丸’，早就准备好了。让狗崽子来吧！”散了会，民兵们加紧拾掇土炮，擦拭“老套筒”等武器，单等敌人前来送死。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第三天午夜，赵保原派遣了三百多匪兵向槐树底偷袭而来。狡猾的敌人绕过岗哨，避开雷区，鬼头鬼脑从村南抄了进来。敌人进村以后，见村中空荡荡，方知中计，便急忙向村外溜逃，埋伏在西山的联防队员们，迎着敌人就是一顿痛击。

夜色沉沉，敌人不知虚实，只顾逃命。这时，联防指挥部发出向敌人反击的信号，五村的民兵边追边喊：“抓活的！”“不让狗杂种跑掉一个！”“缴枪不杀！”基干团的民兵有的挥舞着大刀片，有的端着红缨枪；青妇队的女将们有的拿着菜刀，有的举着粪叉，都大声吆喝着向前冲。喊杀声、枪炮声，排山倒海般地压向敌群，吓得敌人魂飞魄散，狼狈逃窜。

五虎村的民兵在抗敌保粮的斗争中，还经常主动出击，夺取敌人物资装备武装自己。

一个朦胧的夜晚，纪玉泉带领三十多个民兵，执刀背枪，敏捷地越过了几道封锁沟，在午夜时分来到敌占区肖格庄。

这里有敌人一个小被服厂。纪玉泉根据白天的侦察，派出了警戒，监视着村东岗楼里的敌人，然后带上十几个民兵，顺着墙根轻手轻脚地摸进村里。

来到被服厂门口，两扇大门关得严严实实。民兵纪学经“嗖”地一声窜上墙头，一个鹞子翻身跳进院里，打开了大门。

纪玉泉和几个民兵直奔北屋，只听里面鼾声大作，活象一窝猪。民兵们一脚把门踢开，手电筒一指，枪口对准了惊醒的伪军。纪玉泉把大刀片“唰”地抡起一道寒光，厉声喝道：“不准动！我们是八路军，谁不老实，就叫他脑袋搬家！”伪军们个个吓得魂不附体，乖乖地被反绑起来。

这当儿，其余的民兵来到南屋被服库。纪哲伦拿着铁棍“喀喳”一声撬开了大锁，大家一拥而进，捆的捆，搬的搬，不一会儿就运出了十二大捆棉衣，消失在夜幕之中。

痛歼顽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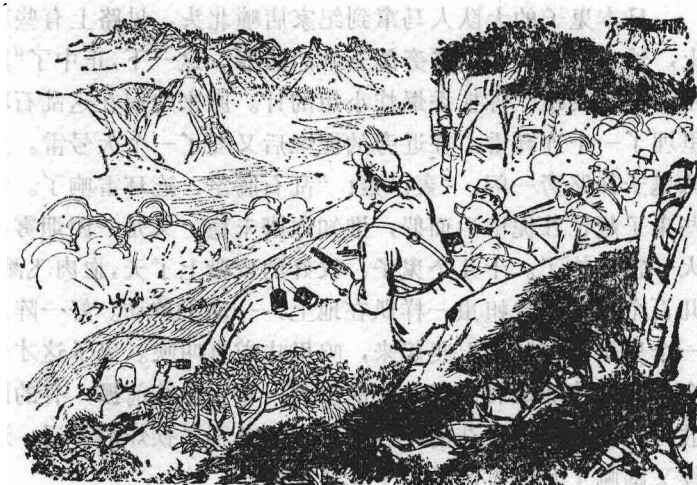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一天，我胶东主力部队十六团得悉了盘踞在万第的赵保原顽匪第二天要到五虎村“扫荡”的情报后，便派了两个连和五虎村民兵配合作战。军民作出战斗方案：由五虎村联防民兵把敌人引进来，然后，军民夹击，聚

歼顽敌。

次日拂晓，“麻雀组”的十几个民兵来到余格庄南山引诱敌人，其余民兵隐蔽在北口子和周围几个山头上。少顷，几百个匪兵果然饿狼似地扑来。

敌人走到余格庄，就拐出大路，由西向南迂回。“狗东西，真狡猾！”“麻雀组”的民兵一看敌人不走大路，便“当当！”打了几枪。突如其来的枪声，使敌人懵头转向停了下来。纪德龙又领着两个民兵，故意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一看只有几个人，便端着枪噉噉地冲了过来。敌人追，民兵就撤，敌人停，民兵就打，紧紧地把敌人牵了过来。等敌人爬上余格庄南山时，“麻雀组”早已转移到北口子上，打起了冷枪。正当民兵们牵着敌人且打且退的时候，我十六团的两个连迅速插入敌人背后，截住了退路，形成了包围圈。

敌人被民兵们死死地牵住鼻子，气急败坏，狼嚎般地吼叫着向北口子上扑来，刚刚爬到半山腰，四处枪声骤起，各山头杀声雷动。敌人一看遇到了八路军主力，掉头就跑。北口子上的民兵跃出阵地，来了个猛虎扑食。敌人扔下尸体、伤兵、枪支弹药，向西北方向死滚乱爬。当他们逃到余格庄北沙河时，被我军迎头截住。我军民居高临下，敌人四面挨揍。在我军民猛烈地打击下，敌人一个营，死伤一百多，其余大部分作了俘虏。从此赵保原匪部一蹶不振，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不久，就被我军民掀了他的老巢。



地雷战大显神威

五虎村人民刚刚庆祝了剿灭汉奸赵保原顽匪的胜利，日寇又在小纪、行村一带的盆子山区进行了一百零五天的大“扫荡”。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九日上午，五百多日伪军向五虎村扑来。胶东民兵英雄纪洪福，带着联防队麻雀组的民兵早就埋伏在各个山头上。

“轰！轰！”敌人刚爬上北岭口子，就踏响了纪云刚的信号雷。这时，麻雀组一齐开火，只听东、西、南、北，四面都是枪炮声。日本鬼子向东扑一扑，又向西窜一窜，可是对打枪的人看又看不见，找又找不着。他们无可奈何，只得顺着大路向南直窜。

日本鬼子的大队人马窜到纪家店疃北头，见路上有些新土，怕有地雷，忙向路旁的石堆后边躲。这一下，正中“胶东女民兵英雄”陈桂香爆炸小组的计。原来她们在这乱石堆里埋了一个连环雷，在近旁的泥堆后又埋了一个大号雷。大队鬼子往路旁一闪，“轰！轰！”乱石腾空，连环雷响了。一些鬼子赶忙往泥堆后面躲，谁知立脚未稳，又是一团烟雾，大号雷爆炸了。十几个鬼子、汉奸的皮靴上了天，血肉飞溅。几百个日伪军象蛆虫一样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好一阵，一个鬼子军官从地上爬起来，呜里哇啦直叫唤。鬼子这才一个个哆哆嗦嗦地爬起来，有的蹲着一步一步往前挪；有的四肢撑地，一步一步往前爬。这样，也免不了挨炸的命运，连续又踏响了几个雷，丢下了几具尸体。

五百多日伪军进了五虎村，就象入了迷魂阵，战战兢兢地从上午九点直到下午两点多，四里半路走了五个多钟头，踏响了二十多个地雷，被炸死三十多名。

这场地雷战，狠狠打击了敌人“扫荡”的凶焰。但鬼子并没死心。隔了五天，它们又在傍晚时分向五虎村突袭，妄想一举扑灭五虎村的群众武装。

鬼子大队闯进摆驾岭，见没有踩响地雷，以为这次闪电式的偷袭成功了，便大胆地往南闯。摆驾岭民兵们等敌人走出村头，忙在村里挂好雷弦，从背后向敌人开了火。鬼子想专找民兵报复，一听后边枪响，缩回脖子就追，几个地雷又爆炸了，把敌人炸得又调转头向南窜去。

纪家店爆炸组长纪哲伦和民兵纪仁传正等在村头。鬼子的皮靴声、马蹄声由远而近。他俩端起枪，“呸、呸”就是两枪。鬼子一见两个民兵，拍马就追，他俩拐过一个墙角，迅

速挂上了一个夹子雷弦。刚跑出二十几米，后边便一声巨响，鬼子“唧唧哇哇”地趴了一地。趁此机会，他俩又向敌人打了几枪，便向前街跑去。鬼子在后边嗷嗷地追了上来，子弹从他们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来到关帝庙前，他们把一个二十几斤重的大地雷挂上了双绊弦。两个骑马的鬼子官嚎叫着“抓活的”，但一眨眼，两个民兵又无影无踪了。他们正待勒马搜索，“轰隆”一声，便一齐从马上栽了下来。

鬼子不敢再战，忙摘了二十多扇门板，抬着死尸和伤员夺路而逃。

设巧计抢收小麦

一九四五年的五月里，小麦一片金黄，收割季节到了。区武委会召开了各村民兵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到敌占区抢收小麦的问题。胶东民兵英雄纪彦代表五虎联防表示决心说：“三个晚上，把索格庄据点周围的麦子全部割回来，一粒不让敌人夺走！”

天黑下来了。民兵们荷枪实弹开始了行动。侦察组四处监视敌人的活动。爆破组把几十个地雷送到鬼子炮楼的四围，封锁了敌人。麻雀组负责阻击，保护割麦的群众。接着，由数百名带着镰刀、扁担、绳子的民兵和群众组成的虎口夺粮大军出发了。队伍象几条巨龙，无声无息地向敌占区奔去。

队伍分头到达目的地。人们立时行动起来，割的割，运的运，雷厉风行。一担一担小麦，从第一线运到第二线，第二线运进五虎村。年老的群众和青妇队员在村里连夜扑打脱粒。

第二天，鬼子发现一夜间据点周围的麦子被割去一半，又恼又急，审问哨兵，哨兵说“只听见夜里刮了一阵大风”。鬼子为了弄清情况，这天晚上派出了两个便衣侦探，但刚下山，就被警戒的民兵发现了，狗特务只好连滚带爬地窜回窝里。

敌人得知了夜间割麦子的秘密，便想出了一条毒计。第三天晚上，他们化装成割麦的群众，尾随在收工回来的割麦队伍后边，向五虎村偷袭。

在纪家店村头站岗的民兵纪仁欣，看到秩序井然的割麦队伍刚过，后边又来了一伙挑着麦个子象扭秧歌一样的人。他立刻警觉起来，大喝一声：

“口令？”

“十六团的。”

纪仁欣一听口令不对，便“呸”地一枪打过去。敌人立刻显了本相，扔下麦子就扑过来。

麻雀组的民兵听到枪声一齐赶来。夜间，敌人不知虚实，听到四周都是枪声，吓得抱头鼠窜。这一次鬼子不但没讨到便宜，还送来了十几担麦子。

出奇兵虎口“送礼”

日本鬼子连连遭到五虎村民兵的打击以后，整天蜷缩在索格庄南山的“乌龟壳”里。五虎村民兵怎样引诱，敌人也不敢出来，于是，他们就找上门去打。

一九四五年六月的一天夜晚，天阴得墨黑，对面不见人。纪彦带着爆炸组三个民兵，每人背着两个大地雷和许多

“良心袋”，向索格庄据点摸去。

南山顶上鬼子的岗楼里，不时地射出手电筒的光柱，扫着鹿砦、壕沟和周围的山坡。

一次，手电光刚过，忽然四个黑影象箭一样射了过去。在蒿草、地堰的掩护下，纪彦和三个民兵拉开一定的距离，时而躬腰快跑，时而匍匐前进，敏捷迅速地来到了炮楼底下。他们刚要接近鹿砦，突然传来“喀喳、喀喳”的皮靴声，鬼子的巡逻哨出来了。他们一翻身，隐蔽在壕沟里。

等鬼子走过，纪彦一挥手，四个人飞身跃起，从鹿砦口跳了进去。到了岗楼门口，纪彦把刺刀往地里一插，使劲地转了几下，就挖成一个雷坑，熟练地埋上了“封门雷”。不一会儿，八个大地雷都埋好了，“良心袋”也都挂在鹿砦上。

约摸一个多钟头，忽见据点里火光冲天，轰隆隆几声巨响，震得山摇地动，一队换班的鬼子巡逻哨全坐上“土飞机”上了西天。

在我军民的沉重打击下，鬼子白天行动不敢出门，晚上睡觉不敢进屋，日夜胆颤心惊，象陷入火阵的野牛，坐卧不安。不久，在我军民的打击下，索格庄的敌人乖乖地投降了。

(海阳县人民武装部)

插图：车天德

夜袭警察所

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在临朐城南的七贤集设了一个警察所。所长姓梁，矮个子，满脸横肉，是个心毒手狠、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汉奸，当地群众都叫他“高粱楂子”。这个狗汉奸依仗着日本侵略者的势力，称霸一方，欺压百姓，经常捕杀我抗日干部和军属，破坏我地下党组织，附近许多村庄被他折腾得鸡犬不宁。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为民除害，我地下党组织决定拔掉这个伪警察所。当时，把任务交给了孔村一带的民兵武装。民兵队长马相图接受任务后，亲自到七贤集进行了侦察。

原来，警察所与伪区公所住在一起，警察所住东跨院，区公所住西跨院。区公所里有二十几个伪自卫队员；警察所里有十四个伪警察，八支步枪，两支短枪，大门口设岗。出入行人都得经岗哨检查，一句话说不对，就会被当成“八路探子”抓起来。离警察所不远的大地主李兴玉家里，还住着伪军刘凤歧的一个分队，约八十余人，有步枪五、六十支，机枪四挺。

秋夜，静悄悄的。在马相图家的北屋里，十几个民兵骨干，围着一盏小豆油灯，正根据侦察来的情况，低声研究着行动计划。大家一致认为，这伪警察所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怎样智取呢？大家又热烈地谈论起来。